

美是一种境界，
一种精神，美也是
一种感觉，一种客
体与主体的谐调融
合。美文是一种激
发，一种陶冶，一
种愉悦，一种享受。
当人们透过表面的
美感进入哲理层面，
又可获得一种警示，
一种提升。

石英 美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英美文选/石英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5306 - 4892 - 6

I . 石… II . 石…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50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电子信箱:tjmchbs@public.tpt.tj.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 价:20.00 元

前　言

我之所以将此书命名为《石英美文选》，是因为入选的散文大都注重了散文艺术的美质。这意思并非说别的散文就不美，而是说散文目前处于多元时期，不仅是不同的写散文的作家取向不同，即使是同一作家本身在具体运作中也往往因具体情感不同，触发的物象有异而在表现方式和采取的笔调上是有所侧重的。那么，我所谓的美文，其具体内涵是比较注重意蕴，比较注重情致，比较注重语言的色调和节奏美。总括而言，在散文艺术方面比较讲究些。将这样一类的作品大体集拢起来，以期给读者一个集中的印象。然而，绝不敢妄言散文“必须如此写”。何况，如上所述，我个人的散文也不都是这一类的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偏重于喜爱这类散文，一是因为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使然；二是基于文学本身的特质考

虑。众所周知，作为通常说的文学四大门类，如今除戏剧公众性的缩减已少谈外，小说、诗歌其外部特征均有其不能误认的形态，惟有散文较少规范性而多了些随意性，也许正因如此，前些年曾有置疑者妄断散文作为文学的一大门类将会消亡，其理由就是它并不具备如小说、诗歌那样比较鲜明的形态与特征。这种妄断当然是偏激和简单化了些，事实证明过了这么多年，作为文学的一大门类的散文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就其作者与作品之多而言反而空前活跃。然而，如果更冷静些考虑，那种意见也不是没有一点值得重视的价值。譬如，假如认为散文就是最随意的，那就意味着愿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只要写出来了就是散文，也未必是一种全面而周到的认识。又譬如，假如认为散文既然没有规定，那么就“以大为胜”或“以长为强”，这也未必符合散文应有的艺术法则；或者既然认为散文最自由，那么任何的吃喝拉撒睡，任何的流水账，任何的少文学无艺术的东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就是散文。那只能导致散文思想的滑坡和艺术的流失。若是那样，纵然形式上没有消亡，甚至还呈现出热闹的假象，那么，作为散文的真正思想和艺术价值也就实堪忧虑了。

当然，最好这种杞人忧天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不过，防患于未然无论何时也并非多余。真正热爱散

文并对有品位的文学富有责任感的朋友应该付出具体的努力。作为热爱散文的一分子，也许多少是基于这种考虑，虽不能改变散文已有的外部形态，至少在内质上应使其多一点艺术质量，多一些意蕴，耐得些品味，使之与小说、诗歌相较，独立的特征更鲜明些。当然，这种理性的考虑只有在作家强烈的爱好和审美追求下才会产生实效，不完全是刻意而使然。

再者，本集所选之作品，绝大多数为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新作，其中有的可能读者“看见过”，那是因为有些篇章被选刊或诸种选本选取过。当然还有少量篇章是前些年的作品，那是因为太符合我前述之“美文”的标准，略选些篇也有一种代表性的意义。但总的来说我还是钟爱新作，不仅“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就是自己“嚼过的馍”再翻来覆去地“嚼”也还是少了些快意。所以，在文学创作上，我还是倾向于“向前者”，力争时时求新，在求新中力图增“质”。

最后，我必须要说的是，也可谓肺腑之言：无论是欢乐与苦恼，天津不可否认的是我的第二故乡，而特别要强调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是我的老家。自“四人帮”刚刚倒台，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尾，我一直服务于“百花”，这里至今还有我的故旧，其中现任社长、总编辑薛炎文和本书责编董令生同志，都是当年我

的年轻的同事，他们在当前总的来说图书市场绝非全面火爆的情势下，仍然没有忘记我这个百花社的老成员，为之编印了这个集子。在它即将付梓之际，我向他们，还有为本书付出宝贵心力，我所认识与不认识的校对、出版、发行、美术诸环节的同志由衷地道一声谢。请允许给我一点篇幅，留下这一小段我非说不可的并非多余的话。

丁亥大暑于京

目 录

前言 1

心语回声

春之声	1
世纪之交	4
乡情三味	8
深山净土	12
心中的树林	15
列车——流动的生命	18
念蜀	21
记与一位老诗人相处的时光	26
未归的候鸟	30
惊蛰	33
回眸雪山	37
沉落的硝烟	40
板门店	44

今古气韵

精神的家乡	46
看三国不掉泪	50
许昌汉魏遗风在	54

再释开封	57
感慨“天尽头”	60
又远又近的孙中山	63
感怀于秋白就义处	66
威势·烈火·废墟	69
出塞道上	73
寂寞:大泽乡的土台	77
洪阳洞走出了严嵩	82
“瓶庐”主人翁同龢	86
在虎门,林则徐雕像前	89
半山才子气	91
感觉中的垓下	93
谒虞姬墓	96
又逢“甲申”	98
盛衰沉浮皆自然	105

这边风景

冬日见胡杨	112
沙原天地间	115
感受大沙漠	119
漠风雕镂的“古城”	122
沙漠之龙	125
大草原:我的温床	128
白杨深处香妃墓	131
从青海湖到柴达木	134
月下钱江潮	138
黄河口:好沉的一抔土	141
北方古镇:另一种风味	143

天下黄河一壶收	147
武夷山的雨	150
黄果树抒情	154
茶马古道:并不那么浪漫	156
秦岭迷趣	160
嘉峪关真髓	163
西安的石头	166
空灵苍凉之美	168
烟雨富春江	171
沉思江上钓鱼台	174
古镇夜声	176
长沙雪思	179
太极之谜	182
庐山,珍贵的瞬间	185
湘西一个字	188
千岛湖感应	192
竹海的雨	194
金顶雨境	197
走笔七盘关	200
二郎山:天然调色板	202
乾坤福寿镜	205
北方水城见东昌	208

宝岛环行

中国人的饭桌上	212
环岛公路风景	214
台湾的庙宇	217
台湾的市街	219

聚焦域外

那夜：感觉地中海的月亮	222
阿尔卑斯山下的夕阳	225
进入瑞士	228
迷失威尼斯	232
罗密欧朱丽叶之城	235
夜宿格塞托	238
慕尼黑“广场”	241
萨尔斯堡莫扎特故居	244
谒马克思墓	246
约克郡——格拉斯哥	248
异域·林井·皮黄	250
他的故乡也是童话	253
澳大利亚森林	256
寻找“云雀”	260
菲利普岛企鹅归	263
莫斯科：雨夹雪	266
西伯利亚风雪线	271
索非亚夜景	274
渔人码头遇雨	277
夏威夷“鸟性”	280
我望好望角	283
非洲西南端的“八仙桌”	286
做客在江别	289
感知圣淘沙	292

心语回声

春之声

春又来了。

丁亥年春天六十年才来一次，牛年春天十二年来一次，而不加人为符号的春天一年则来一次。但人们并不觉得腻烦，总是以全新的欢欣心情迎接春的到来。

这种不加人为符号的春天到底来了有多少轮？很难说。尽管科学家们不断推算不断争论地球形成史以及人类活动史，但我宁愿认为春天是没有年龄的，谁也说不准它的贵庚几何。它老吗？够老的了。但从本质上说，它始终与一切年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说：春天永远是年轻的。

不是吗？它是青苗、嫩叶、秀水和阳气上升的代名词，它是大地复苏、一切生机涌动的总合。它很年轻，却无稚气，有统摄大地的恢宏，有融化坚冰的气度，能说服慵懒的积雪去滋益麦田，能影响归燕去收捕害虫，能润调学童朗读新学期课本的嗓音，能激扬向阳坡前不甘萎顿的耄耋老者的生命力……

春天的声音最先往往在高树的枝梢上作出敏感的反应。难怪宋代词人宋祁就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为证。春天还喜

欢在流动的活水中示意，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感受得多么贴切！春天更首选清风艳阳的田野以示其形，辛稼轩慧眼发现“春在溪头荠菜花”。总之，春天尚勤而鄙懒，偏爱明朗而弃绝阴暗，先向户外而渐及户内，先布绿色而后杂色。在春天的多色调多音部大舞台上，始终以绿为主色以正声为主音部。

很可能的情况是：在田间劳作者能最先闻到春的清纯气息。或问：春，啥味儿？

一下子很难说尽、表达得到位，反正不是香水味儿，也不是黄金宴味儿；是返青麦苗露珠的味儿吧？是第一场春雨落在新翻的田畦升腾出的味儿吧？那到底是一种啥味儿？这么说吧，混合着清纯、甜润、淡香，与浊气截然对立而促人向上之气，就叫它“春之味”吧。

真正的春天到来有确切时刻吗？或曰节气为证。譬如“立春”，可是“立春”时节冬寒仍牢牢地占领阵地。又或曰“九九八十一”数尽时则春意盎然。其实往往又不尽如此，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雁来雁未来的情况也常有之。真正春来时恐怕还要凭人的感觉。譬如有时人在歌舞厅中，尽管口口声声唱的都是“春心”“春情”，但因光线难免晦暗，冷暖还要借助空调，与外间的春天气息恍如隔世及至有人走出九曲幽厅，步入大街之上，感清风悦耳，沁花香滤心，才真正感觉到真正春天的到来！

既然感觉中的春天才真实，那么能感觉到春天的性格吗？能。春天的心胸开阔，公正大度，最具同情心。今年早春，我们因原办公楼翻修而暂移至简陋办公处办公，室内光线不佳，不得不整日开灯照明；加之暖气设备不畅，温度极低。有天下午我蓦地抬头，发现对面顶盖之下艳阳透过玻璃展露盈盈笑容，而且长时间不曾消减。我才悟到：春至天长矣！再视那阳光，好像有意伫留得长些，以便使这些在陋室中的看稿人光照尽可能好些，温度尽可能高些。我觉得这阳光正是春天遣来的使者。它们不贪

恋豪华,不以势利而决去留,果然是春天的好品性。

当然,同样是春天,在不同的地域性情也不绝对一样。一般说,在江南地区春意更显,春情更浓,颇似江南丝竹,柔婉悠长。在我的故乡胶东半岛,清新俊爽,岚气漾溢,春意也比较悠长可人;但在年景不好时,“春脖子长”也增加了灾荒难度之弊。在华北地区,长城内外,春期较短,而且常有风沙,三北防风林虽获裨益,但毕竟未能彻底阻风势。往往是几场风过,炎夏又将至,人们常以春短为憾。

然而春期短正可提醒人们:春之可贵,光阴勿迫,要紧紧地拥抱春光呵!

拥抱春光就是为生命充电;这动力足可转化为整整一年做出的奉献。

年年有春天而不使人腻烦,正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循环和重复;因为每一个春天的来临都是新的。

听见了吗?春之声,一首新的交响诗。

世纪之交

1900 年

当时，在西方列强最新生产的炮弹上，标记的年号是“1900”；而在一个负荷沉重，内外交困的“中央大国”，是光绪二十六年，据说这是授之于“天命”。

但也仅此而已，被囚禁于瀛台的皇帝，充其量只是慈禧太后长指甲上的饰物。当故宫在八国联军旗影下黯然残破，“珍妃井”水只能发出一个衰弱无力的回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西逃长安。譬如义和团民们就高喊刀枪不入，以他们紫铜色的肉胸直对克虏伯大炮和日本武士的狞笑；又譬如，当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经过抵抗后全家殉难，在遭受屈辱的京城总算又掘下一口悲壮的井。

“珍妃井”，是在故宫禁苑内；而王懿荣殉难井，是在紫禁城外的锡拉胡同；也许还有许多无名的井，填满了外国强盗塞进的不屈市民和在裱褙胡同内横遭凌辱的妇女们的尸身。京城，1900 年哀痛与遗恨的井呵！

有惊无险的还是那太后“老佛爷”，逃难归来后尽情品尝特做的栗子面窝头，咀嚼“和约”换来的暂时安宁。尽管万寿山上还能留住二三喜鹊，昆明湖的画舫中犹可抖出几声强笑，但这时封建皇朝

的命运其实已钉进“梓宫”，夕阳恍似飞蛾，正扑灭东陵的残灯。

其实，当时景山的老槐不仅曾吊死过“大明”，截至二十世纪初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已完全钻进长辫打成的套绳里——已至末日。一个名曰“辛亥”的秋天，远离京城二千四百里的武昌爆出起义的枪声，尽管穿黄马褂的幽灵还在挣扎，世纪新风毕竟已撼动太和殿霉暗的窗棂……

然而，午门外的风沙挟起落叶，旋转起舞，预示二十世纪仍是一个不平静却是开天辟地空前壮阔的世纪！

2000年

当新中国刚刚走过五十个年头，载人飞船又将飞越新的世纪。头年国庆节前铺展的草地又染第一个春天的新绿，在正阳门两边，草叶间隐伏着露珠，如顽皮的小精灵觑着一个个熟悉和陌生的人们。

林则徐走在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不禁涌出欣慰的老泪，他是第一个以单筒望远镜看世界的人，但最后仍不免双目迷惘，留下深长的遗憾。然而他那时想到的如今却已成为现实；那时根本没有想到的如今也都引起他的惊喜。而这时，当邓世昌登上当今世界一流级的导弹巡洋舰面东凝睇，在感叹于当年被击沉的“致远舰”正在打捞以供后人瞻鉴的同时，也以另一种眼光警惕“吉野号”复活，后者正以全新型和新的口号觊觎老吉野曾经横弋的洋面……

新世纪的篇章以空前壮阔的幅面垂挂于神州天地之间，面对已经创下的辉煌，自豪而不自矜；面对昨天留下的遗憾，自信能够追补而不回避。延安、深圳，无疑都是不同历史时期成功的标志，但也还有待解决的水土流失和需要清理的各色垃圾。

吾爱竞姿而起的高楼大厦，仰视恍如登云之梯；吾亦爱大自然的山脊，贵在基础坚实，筋骨挺直；吾爱致富，却不效海蜃蜃靡

之肥；吾更爱国强，让“国耻”永远成为昔日噩梦，或为青少年励志奋发的教育基地。

香港、澳门，紫荆、荷花，终见南海双眸复明，失散回归；伶仃洋不再伶仃，亲情依依。回转身，站立厦门日光岩之上，眺望海峡，愿新旧两个世纪在金门、澎湖握手；听海浪拍击两岸，同一节奏呼吸……

那时，激溅在礁石上的水星，也包含着郑成功、丘逢甲等爱国志士的喜泪。

心，是不能割裂的；心，也是不容割裂的。

北京的天更蓝了，沈阳、太原、济南……许多城市的天空也更蓝了。从城市到乡村，从天坛公园到西藏江孜，树木更多了。舒畅的呼吸，是人生的最大享受，国人肯定会更多地享受些负氧离子，也肯定会多些真诚的责任感，少些伪劣产品。假如某个地方出现了心灵荒旱血脉断流，不妨也来一个精神扶贫！

新世纪伊始的中国，与 1900 年伊始的中国，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翻的是滞重欲倾的封建皇天，覆的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翻的是风沙蔽日、久旱少雨的天，覆的是落后贫瘠收获微薄之地；展示的是宇阔气爽、祥云甘雨之天，呈现的是水草丰美、物质与精神成果双收之地。

但 2000 年绝不满足，三个“0”前头有了“2”，便产生了双倍的气魄与能量。双倍！

2100 年

又过了百年，一个似近以又遥远的未来。那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已经不在，但地球并没有爆炸，也没有与其它星球碰撞而两败俱伤。科学虽然能够预测，而且愈来愈对未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描摹，却未必能那般一丝不差，绝对应验。

我们不妨作一番可能的估猜——

厄尔尼诺是否还像顽童一样淘气？地球转暖是否会发展成新的灾害？还有霸权主义，是一极还是多极？人类已否彻底战胜癌症和艾滋邪魔？……

那无疑是一个全网络时代，机器人或能与真人合作征服沙海。我们千万年被风雨切割的千沟万壑水土流失的黄土地带和狼奔豕突飞沙扬尘的千里瀚海，除留少许作为旅游景观以外，大都已被勒令停止叫啸而代之以春水秋苗。也或许，在迁移火星的勇敢者先遣队中，也有手举五星红旗的一支，自信地向地球邻居挥手，道声“拜拜”……

在眼花缭乱的生活飞旋中，人与人之间有否相互倾轧，不平等竞争还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在物质生活得到更大满足的同时，文化遗产是否还能得到应有的珍爱？如何看待《满江红》、《正气歌》和李白、苏轼、曹雪芹？在时代愈来愈拉开距离之后，是否还会被视为精神的源流和文化的宝库？……

但我们相信：价值观更将趋向于崇高，生活情趣将趋向于更加丰富，从总体上说。

我仿佛能够看见，在摩天大楼的阳台上，见义勇为者以已逝老人捐献的角膜，以复明的眼睛俯视楼下的一幕幕新景——

在街心公园与人合影的据说是克隆虎；

世纪老人在向中青年讲述已过去 101 年的科索沃战争；

唐山地震已成为历史，但“地震研究所”的牌子仍赫然挂在大楼对面……

并非一切都是陌生的，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重复。